

豆蔻年华系列

凌

淑

芬

回眸
佳人独处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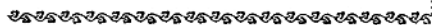
若谈起樱花之国日本，便不能不说到日本最繁华的都市——东京。若说到东京，更不能不提及东京最庞大、最富有的企业财团——泽井株式会社。

根据最亲调查显示，拥有汽车、营造、食品、机械等工业，并跨足电子、通讯、金融等行业的泽井株式会社，资产总额高达日币五千亿元。有专家估计，假使泽井株式会社将所有产业全从日本本土移往海外，日本至少得面临五年的经济大风暴与经济黑暗期。

当然，这不全是泽井博和一个人的功劳，父母双亡的泽井博和自幼与唯一史长泽井宏之相依为命，过着居无定所的贫苦生活。两人胼手胝足，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才把辛苦创立的泽井株式会社发展至今日的规模。

泽井博和与泽井宏之直到事业有成近四十多岁才结婚，并各自生下的独生子泽井英雄和泽井太郎。

然而，在泽井太郎十一岁那年，泽井宏之夫妇二人竟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双双毙命，泽井太郎顿失依靠，也沦为孤儿。



泽井博和一方面感慨泽井太郎家破人亡，处境堪怜，二方面念在他六岁的儿子泽井英雄生活孤单无伴，索兴便和妻子幸村丽子商量，收养了泽井太郎。

二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转眼间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这对叔伯兄弟均已长大，大泽井博和的栽培下，两人也都顺利取得了日本东京帝大的高学位。

尽管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都是外貌英挺，学富五车的社会精英，人中之龙，但他们的性格却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泽井太郎冷酷深沉、心思如海，泽井英雄正直热情、冲劲十足。不过，即使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的个性截然不同，他们仍是泽井博和事业上最得力的左右手。

对泽井博和而言，泽井太郎和泽井英雄一般，全是他最疼爱的好子侄。

1

“轰不让、轰不让、轰不让、轰不让……”晚间七点，东京巨蛋球场内挤满了近五万名球迷，他们嘶喊不停地为正在场上比赛的巨人与养乐多两支球队加油打气，毫无疑问，观看职业棒球赛事已成为日本人最流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身着黑色名贵西遥泽井太郎坐在近二十坪大的贵宾观球室中一边欣赏着激烈球赛，一边享用着丰盛的牛排晚宴，偶尔，他还会抽空拿起一旁桌上的公文批阅。泽井太郎从来不肯浪费进间，他总能同时处理数件事。

“佐治，丸大会社答应交给我们的那一万只机械臂……你和赤川社长联络的结果，他们能如期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前交货吗？”泽井太郎嘴里嚼着鲜嫩牛肉，眼睛盯着场中比赛，头也不回的询问站在他身后的助理田中佐治。

“副社长……”田中佐治回答：“赤川要我向你表示歉意，因为前些日子他的工厂发生火灾，造成生产进度落后……他虽已要求员工日夜赶工，但是一万只机械臂的数量实在太多，恐怕得明天下午才能交货。”



“打电话告诉赤川社长，他用不着向我道歉，当初他与我们所签定的合约上明明白白写着，假设他不能如期交货，他就得免费赠送我们那一万只机械臂，并赔偿一亿日元的违约金，因此，他与其向我赔罪，还不如快去筹钱偿债。”

泽井太郎一如往常的冷血，他并提醒田中佐治：“佐治，尽早通知律师，准备向法院起诉……赤川社长绝不会乖乖认赔那一万日元的违约金，我想，这事到最后还是要经法律程序来索赔。”

“副社长……丸大会社若经法院宣判，得赔偿我们一亿日元违约金……丸大会社必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赤川社长是我们社长多年的老友，况且他只是延迟交货了几小时，这么做……恐怕太不通情理……”田中佑治明显地同情丸大会社的赤川太野社长，他不停为赤川太野向泽井太郎求情。

“在商言商，我们泽井株式会社开的可不是救济院。再说，赤川工想借这次买卖而获得利润，原本就得承担风险……”

“可是……”

“八格也鹿（混帐）。”泽井太郎听田中佐治不断替赤川太野求情，不由得怒从心生，他侧头怒视田中佐治：“究竟你是副社会长，你……你别误……误会，我……我跟了你近……近三年，我对你一向……一向忠心，你……”

我……我怎可能收……收赤川社长的好……好处?”

“没有最好。如果让我发现你背叛我，我不仅会让你丢掉工作，还会教你生不如死。”泽井太郎和黑道头子多有交往，因此他对田中佐治的威胁，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副……副社长，你放……心，我……我不会背叛……你的，你给了我……许多好处，这份恩德……我……我没齿难忘……”田中佐治强作镇定，勉强露出笑容。他原只是泽井株式会社的小小职员，这三年在泽井太郎的提拔下，他才有机会步步高升，多赚了数百万日圆。

“哼，总算你的脑袋没有长茧，只要你不反叛我，我不管你前（钱）途无量。”泽井太郎又将目光转回了球场中央。”现在，你快去将我的话转告赤川社长吧。”

“是……是，我这就去。”这回，田中佐治连大气也不敢再哼半下，转身便离开了贵宾观球室。

田中佐治走后，泽井太郎却突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他感觉自己十分孤独无助，仿佛全世界的人都鄙视他，瞧不起他，他身旁根本没有一个足以信任的人。即便目前他已经位高权重，即使他贵为泽井株式会社和副社长，但他依然害怕有人要对他不利，终究他仅是泽井博和的侄子，只要泽井博和一声令下，他仍有可能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甚至流落街头……

就在泽井太郎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名略为肥胖的中年男子忽然闯入了贵宾观球室，这名不请自来的五十岁男



人，便是泽井家的管家——毛丛。毛丛虽是旅居日本的华侨，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语。

“太郎、英雄……太郎、英雄……”个性毛躁的毛丛一进入贵宾观球室，也不看清楚谁在里头，便大嚷大叫不停。

毛丛在泽井家工作二十多年，宛如泽井家的一份子，和泽井一家的感非常亲密，他直呼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的名字，就像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唤他毛伯一样的平常。

毛丛的叫嚷声让泽井太郎回过了神。他起身询问毛丛：“毛伯，你找我？”

“是，是，是，不是，不是，不是。”毛丛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啊？”泽井太郎一头雾水，不明白毛丛的意思。

毛丛解释：“太郎，我不只要找你，我不只要找你，我还要找英雄。”

“毛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怎这么急着要找我和英雄。”泽井太郎直觉一定有事发生。

“社长他几天前因身体不适所作的身体检查报告出来了，他……唉呀，要叫我怎么说呢？社长要你和英雄回家见他，待会儿让他亲自告诉你们吧。”毛丛叹了口气，又问：“英雄呢？他不是和你一同来看球赛？”

“英雄的确来看球赛了，不过他并不在这里。”

“英雄怎么不在这里？这贵宾观球室年租金高达一千

万日元，不但视野好，又有冷气空调，英雄既然来看球赛……怎不待在这儿呢？”毛丛十分不解。

“英雄说，窝在太舒服的环境就失失了看球热闹兴奋的感觉。”泽井太郎隔着落地玻璃遥指远处的观众席：“他就坐在那堆球迷中间。”

毛丛沿着泽井太郎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四面八方观众席上布满密密麻麻的人群，哪看得到泽井英雄的身影？“老天爷……这么多人……我要怎么找英雄？”毛丛不禁暗暗叫苦。

“毛伯，我有英雄的座位号码，英雄怕临时有事联络不到他，特地将他的座位号码留给了我。”说着泽井太郎由西装外套口袋掏出一张票根：“英雄坐在内野中区第七十八排九十三号位置。”泽井太郎依照票根上标示的座位号码念了一遍。

“奇怪，毛伯今天说起话来怎会吞吞吐吐？叔叔找我和英雄到底有什么事呢？”泽井太郎喃喃自语；这些问题，只有见到泽井博和，他才能得到解答。

毛丛发现，棒球场中真不是中年人该来的地方，尤其是肥胖的中年人，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穿越过挤沙丁鱼似的球迷，到达内野中区的第七十八排座位。

毛丛朝前一看，瞧见一名身穿白色T恤牛仔裤，脚穿耐吉球鞋，手持加油棒及巨人队小队旗的二十多岁青年正随着场中战况起伏而摇旗呐喊。那名青年浓眉大眼，双

目炯炯，鼻梁又高又挺，嘴型大小适中，身高将近一百八十公分，称得上是位少见的高41型日本美男子，毛丛一眼认出，他即是泽井英雄。毛丛放声大叫“英——雄！”

这个时候，毛丛周围的球迷竟也跟着毛丛高叫起：“英雄！英雄！英雄！”看来这一大群球迷以为毛丛是要带领他们喊精神口号，为场上球员打气。

“英——雄！”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毛丛每叫一声，周围球迷便嘶吼四、五声，更离谱的是，泽井英雄居然也叫嚷着：“英雄！英雄！英雄！看八地（加油）看八地……”

无可奈何情况下，毛丛只好连名带姓叫了：“泽井英雄！”

“泽井英雄！泽井英雄！泽井英雄！”众球迷叫着叫着，发觉这句口号怪怪的，纷纷回头望向毛丛，泽井英雄自然也不例外（尤其他听见自己名字）。

“毛伯，你怎会在这里？”泽井英雄猛然见到毛丛出现在观众席，惊讶地询问。

“英雄，快回家去，社长有急事找你。”毛丛隔着二十多个座位告诉泽井英雄。

“爸爸他怎么了？”

“别多说了，快回家吧。”

“好，我现在就回去。”泽井英雄将手上的加油棒与小

队旗分送给左右两旁球迷后，起身便往走道离走出巨蛋球场。

“英雄，等等我……”毛丛虽也想离开观众席，但无奈他的身躯太庞大，他无法像又高又瘦的泽井英雄一般轻易地由人群中挤出。

“英——雄，等……”毛丛话还没说完，突感到后脑传来一阵剧痛，接着他便在众球迷的错愕、惊叫声中昏了过去。

原来由场中养乐多队所击出的一支界外球，竟不偏不倚地打在毛丛的脑袋上，把倒霉的毛丛给击昏了。

泽井英雄驾驶着他的法位利跑车，不一会工夫便回到了他位的市郊、近千坪的家。

泽井英雄随手将跑车停的大门口，立即奔进家中，直接步向泽井博和二楼的卧房。自从泽井博和七天前感觉身体不适后，他便在卧房床上静养了一整个星期。

泽井英雄才踏入房内，便瞧见原本躺卧在床铺上的泽井博和此进坐直身子，背靠着墙和丽子低声交谈着，而泽井太郎则坐在一旁的沙发椅上。

“爸爸，你怎不躺着休息呢？噢，妈妈，你眼睛好红……你怎哭了？”泽井英雄转头问泽井太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爸爸、妈妈好奇怪？”泽井英雄一向称泽井太郎为大哥。

泽井太郎摇摇头：“我也是刚回来，不知道家里发生

了什么事。”

“英雄，你坐下来，爸爸有话告诉你和太郎。”泽井博和见泽井英雄也返家，便有气无力地说了。

泽井英雄依言也坐上了沙发椅，他似乎嗅到了家中不寻常的气氛，右眼睛皮竟突突跳了起来。

“我身体检查报告，刚刚医生送来了。”泽井博和缓缓地说：“根据报告结果显示……我罹患了胃癌，而且病情已到晚期，如果不做胃部切除手术，恐怕活不过半年，但我这把年纪，做胃部切除手术非常危险，有百分之八十的机率，可能挨不过漫长的手术，在途中死亡。”

泽井博和的话像霹雳般震住了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泽井博和身体不适居然会是胃癌所引发。

泽井英雄颤抖着问幸村丽子：“妈妈，爸爸说的……是真的？”

幸村丽子红着眼点头：“我……我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怎么会这样呢？爸爸一向很注重身体的保养呀，会不会是医生验错了，或……送错了报告？”泽井英雄还存有侥幸的想法。

“错不了，我确实得了胃癌，我已年过七十，生病是难免的事，”泽井博和看得很开。

“叔叔，你预备接受胃部的切除手术吗？”泽井太郎较

泽井英雄冷静，他询问泽井博和。

“当然要做胃部切除手术。”泽井英雄大声地说了：“胃癌晚期，怎可不做胃部切除手术的。”不论在如何恶劣的情形下，泽井英雄总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也这么打算。”泽井博和点头：“若不进行手术，我势必不久人世，若进行手术，也许我还能多活几年，所以我已和医生排定，一个月后动手术割除胃里患病的部分。”

喝了口幸村丽子所端来的温水以后，泽井博和又说了：“太郎、英雄，你们一个是会社的副社长，一个是总经理，这几年我淡出会社，会社在你们的领导下也经营得有声有色业绩突飞猛进，有你们去控会社，就算手术失败，我走了……我也能安心。”

“爸爸，你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英雄，爸爸说提实话。记住爸爸的话，你太年轻好强，从商的经验也不足，要多向太郎学习，太郎做事不易冲动，心思细密，终会成为商场上的巨人。”

“我会的，大哥本来就是我的榜样，若会社没有大哥支撑，投资也不会连年翻滚。”胸襟宽广的泽井英雄丝毫不介意泽井博和当他的面夸奖泽井太郎，相反地，他也一同赞美起泽井太郎。

泽井太郎并不客气的推却泽井博和和泽井英雄加在他身上的赞赏，因为他明白，泽井株式会社的确是经他的努

力经营，才能持续创造盈余佳绩。

这时，毛丛才由巨蛋球场赶了回来，看来那颗界外球并没有使他昏迷太久。

毛丛见泽井博和正在与泽井英雄、泽井太郎谈话，便静静的站在一旁，没敢打扰他们。

“太郎、英雄。”泽井博和再度开口：“由于这次的手术非常危险，谁也无法料知我能否挨过手术考验，为了防止我突然过世，我准备反会社五千亿的资产分成两份给你们二人，我已将分的配的方法详记在遗嘱之中，交给了律师保管，只要我不在人世，他便会把遗嘱公开。

“当然，你们能拿到的财产有多有少，并不是等量的，我是依会社的需要和你们的能力而分配，得到较少一份的人千万别妒忌对方，你们齐心合作，会社才能成长。这就是我要老毛找你回来，所要交待你的事。”

“爸爸，你放心，我会和大哥共同为会社而努力的。”泽井英雄点点头。

“很好。”泽井博和微微一笑。“太郎你呢，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泽井博和也问泽井太郎。

“呃……我……我听清楚了。”泽井太郎嘴里虽这么说，但他的内心却有着强烈的不安。”叔叔说……他所分配的财产有多有少？难道在遗嘱中，叔叔已决定将大部分的会社资产转给英雄？”泽井太郎知道这不是他的多心，毕竟他仅是泽井博和的侄儿，而泽井英雄才是泽井博和的

儿子，天底下哪有父亲疼爱侄子胜过儿子呢？

在泽井太郎陷入沉思时，一名老人不顾泽井家佣人的阻止，突然冲入了卧房中。

“大野……是你？你怎么来了？”泽井博和发觉擅自闯入他卧房的人，竟然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丸大会社的负责人——赤川大野。

赤川大野怒气冲冲地指泽井太郎骂：“博和，亏你我还是相交数十年的老友，你竟要逼我破产？”

“逼你破产……我怎可能这么做？”泽井博和明白了赤川大野的意思。

“就因我迟交了几个钟头的货，你便要告我违约，除了免费送你一万只机械臂外，还要我赔偿一亿日元的违约金，这不是逼我破产吗？丸大会社不似泽井株式会一般财力雄厚，我怎赔得起这一、两亿日元？”赤川大野又叫又骂，他的情绪可说是气急败坏。

“大野，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什么违约？”泽井博和仍觉得莫名其妙。

“叔叔，让我来解释吧。”泽井太郎说了：“前些日子赤川社长和我签定了一个一万只机械臂的买卖，合约上明写着，假使丸大会社未能如期交货，便得免费赠送一万只机械臂与一亿日元当违约赔偿。而现在，丸大会社无法赶在所约定的时间，明天早上十一点交货，我自然将此事视为违约。”

“不论任何原因耽误了你的生产进度，只要你迟交货，你就是违约。”泽井太郎反驳赤川大野。

“我……我仅仅迟了两、三个小时交货……你……怎会如此铁石心肠，没有半点同情心。”赤川大野气得浑身发抖。

“商业行为和同情心岂能扯上关系？赤川社长你有空儿在这里吵闹，还不如回去赶赶工，倘若你能来得及在明早上十一点前交货，我便不会告你违约了。”泽井太郎冷冷地说。

直到此时，泽井博和才了解赤川大野为何口口声声指责自己逼他破产。

“爸爸，大哥。”忽然，泽井英雄说了：“赤川社长并非有意延迟交货，况且他只晚了几个小时……我们应该体谅赤川社长，给他一个方便。”

“英雄你不要胡说，在商场上，一切以利益为重，心肠软是不能成就大事、赚大钱的。”泽井太郎不认同泽井英雄的看法。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泽井英雄仍不放弃为赤川大野说情。

“英雄，我是会社的副社长，你应要听从我指示而不是反对我的主意。”泽井太郎认为以泽井英雄总经理的职位，并无资格反抗他副社长所做的决定。

泽井博和见泽井太郎与泽井英雄发生争执，不得不提

出他意见，他对着泽井郎说了：“太郎，就多给赤川社长一些时间吧。”

“可是叔叔……合约上的约定是……”

“合约是人定的，岂有不能修改的道理？赤川社长是我的老朋友，我总要给他几分面子呀。”

泽井太郎明白泽井博和与泽井英雄共通一气，均有意饶了赤川大野，尽管他满心的愿，也只好认了。

赤川大野心里逃生，心头大石立卸，他先向泽井英雄道谢：“英雄，谢谢你救我会社……”赤川大野和泽井家互有往来，所以认识泽井一家人的名字。

“赤川社长，别这么客气。”泽井英雄爽朗地笑了笑。

赤川大野又朝泽井博和致歉：“博和，真抱歉，我太冲动，错怪了你。”

“我们老朋友，说这些做什么呢？”泽井博和根本没有责怪赤川大野。他转头交待毛丛：“老毛，请你去帮我沏壶茶给赤川社长好吗。”

“当然好，我这就去。”老毛离开卧房，到一楼去拿茶具。

泽井太郎瞧着赤川大野与泽井博和、泽井英雄、幸村丽子有说有笑，心中颇不是滋味，此刻的他只感到自己的多余，趁着众人不注意，他走出了卧房，往大门走去。

海边的风浪极盛，泽井太郎却无惧于大风大浪，提了



一瓶 XO，独自坐在沙滩上痛饮。

“八格也鹿！八格也鹿！”酒意渐浓的泽井太郎放声嘶吼：“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

灌了半瓶酒后，泽井太郎开始抱怨：“我尽心尽力，一心为会社的发展而努力，我每日从清晨工作到深夜，没有一项工作我浊亲自参与，我这么拼命，结果却抵不上英雄的一句话，英雄他懂什么，为会社立了什么功劳？就因为他是叔叔的亲生子，他这个总经理的权力就高过了我这个副社长？”

“八格也鹿！”泽井太郎愈想心里愈不平衡。”当初要不是我爸爸，凭叔叔一己之力岂能创立泽井株式会社，又岂能把泽井株式会社发至今日庞大的规模，中因爸爸过世得早，叔叔主自作主张要把大部份的地社资产分配给英雄……给他的亲生子，这公平吗？公平吗？”

盛怒之余，泽井太郎将手中的 XO 酒瓶摔了个粉碎，他咬牙切齿的暗自发誓：“泽井株式会社是我泽井太郎的，任谁也抢不走，叔叔你既然这么自私，就别怪我无情，我绝不会让英雄得到会社的半分好处……”

一个歹毒的计划，在泽井太郎的心底慢慢成形。

田中佐治工作了一整天，累得四肢无力，他才刚洗完澡，正准备舒舒服服地躺在订上休息看电视时，突听见门铃大响起来。

田中佐治打开大门，赫然发现门外之人居然是泽井太